

■奉邑风情

游沙堤村有感

雷声

溪口镇有条剡溪，溪水源于百公里外与奉化毗邻的新昌和嵊州，溪水清澈长流。溪口镇往下，流向奉化江口的流域称剡江，连接甬江入海，从溪口往上方方向流经水域称剡溪。在离溪口镇五里地处长有个剡溪湾，经溪水千年冲刷，细沙细石堆积成堤，形成沙砾相混的小平原土地，引来樊姓为多数的先民，在此垦荒种地，繁衍生息，坐北朝南靠山建居，千年传诵以“沙堤”为村名。

近日，我与友人一行，顶烈日乘兴匆匆参观游览了沙堤村。村民勤奋诚实，民风淳朴，以耕读为荣，村里也出过众多名士富贾。观沙堤村历史，也曾有过至暗时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路过江拔线公路，窜入村落，进行了烧杀抢掠，使整个村庄毁于一旦，村民死伤众多，史称沙堤惨案。

新中国成立后，村民生活安宁、幸福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农民分田到户，极大提高了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民在打理好自己的土地后，利用各自特长，各显神通，办厂经商，经营特色农业等，还种植花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增加了村民收入，脱贫致富走向小康。

2010年以后，经集体讨论，沙堤村决定对整个村庄进行重新规划，逐步实施了拆旧屋建新房。在村党支部坚强领导和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几年努力，建造完成独栋别墅和联排别墅式房屋，面积12万多平方米，使村民家家住上了新房子。整个村庄规划有序，设施完备，村民养老、休闲娱乐，以及广场会所，一应俱全，彰显现代化，也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受到村民的肯定和赞赏。因此，村党支部荣获先进党组织称号，沙堤村被评为文明村，村容村貌全面提升，令人瞩目。

村民过上现代化小康生活的同时，希望有更多的致富路径，能持续获得更多的收益。联村领导倾听民声，顺应民意，经研究决定，由村、镇联办名贵花木展销园。

说办就办，2016年上半年，建立了村、镇联办花木展销园的领导和操作班子。筹集资金，宣传发动，赢得村民支持，引领花木大户进园设展，经过一系列工作，实施了实质性行动，在剡溪边，江拔公路下，先后征用沙床滩地400多亩，设置网格围栏，贯通水电路，浇筑园区道路，建设配置名贵花木养护的基础设施和基本设备。条件具备后，制定引商进园条件，其中一条规定，进园展销的必须是名贵花木。尽管进园条件严苛，但是还是有很多花木大户想进园展销。园地不大难以满足所有需求，最后只能择优而入，确定40余家花木大户(公司)进园，村民个个人股合伙，搭棚结舍，进园种植花木展销。建园后不久，好多花

木公司集体前往欧洲，花巨款采购名木古树，由国际远洋轮船运至宁波港口岸，再由重型卡车运至园区，其他名贵花木也从各地购入运至园区种植展销。几年下来，入园观赏和购买花木者甚多，评估后，大家认为收益尚可，有的资金已回笼，村里集体经济也有壮大。园区现存花木数千棵，据称价值不菲。

园内的花木颇有古、奇、特等特点。古，园内有很多古老的树木，远购而入园种植的西班牙橄榄树，树冠不高，树叶不茂，但都有几百年以上的树龄，其中一棵有2500年树龄。古树似有灵性，看到它使人震撼心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奇，园内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罗汉松、五针松，以及我所不知道树名的名贵花木，总之使人看了甚感惊奇赞叹。特，园内也有很多匠心独具、造型奇特的名木，引人驻足观赏，能使人感到心灵愉悦，开心快乐。



■往事如烟

野猫这一家

沈东海

这世上，有几人会去留意野猫，关注它们的病痛、苦乐，乃至生死？老实说，一开始，我遇见这一群野猫，是厌恶的。生怕父母的喂食，与自己的好奇，渐渐引得它们把我家当作了自己的窝。又回忆起父母拿吃饭的碗喂食野猫，而我觉得未免有点脏，也引起了不必要的争吵。可碰面的次数多了，看着这一群才拳头大的小家伙，便生起了怜爱之心。每次打开厨房的后门，便可见它们，一只大黄猫带着三只小黄猫和一只小黑猫。而它们的家，便安在厨房后的一处老房子里。这老房子，早已无人居住，前后窗又无遮挡，成了一批又一批野猫最理想的居住之地。从破窗口跃出，便是叠成一米多高的青石板平台，正好可以晒太阳、打闹嬉戏。我是在六月初的那天傍晚第一次喂食的，拍了视频，在多家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还留言说自己想测试下需喂食多少天能与野猫消除隔阂，开始彼此信任，建立友谊。老实说，一开始喂食，它们是怕我的，食物倒在青石板上，等我走远了，它们才敢出来，细细打量过我的举动，确认安全后，才开始埋头吃着。可等我稍一靠近，老猫便警觉起来，立马跳回到窗口，只伸出一个脑袋，“喵喵”地叫唤着小猫，并不停地嘶吼着，与我保持着对峙，一边又难以抵挡食物的诱惑，欲出又不敢，摇摆不定。

而那唯一的一只小黑猫，却胆大包天，竟把我当空气，屁股对着我，不管不顾，埋头大吃着，相对而言，几只小黄猫就听话多了。等八月初，我再回到父母家吃饭，开门，只剩下两只小猫了。几天后，还是没见大猫和两只小黄猫的我，便隐隐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晚上问老爹，说是死了，再问怎么死的，老爹答：“在农村，一只成年的猫狗没了，还能去哪，大多是被附近的猫人诱捕，吃了。”而那两只小黄猫，大概率是病死的，本就瘦弱，病恹恹的，又不怎么会抢食，终有一日，再没能爬出那个破窗。而今，只剩下一只灰底黑色条纹的黑猫，与一只黄底棕色条纹的黄猫，我分别给它们取名叫：豹仔和虎仔。第二天，下雨了。两只可怜的小野猫幼崽一直徘徊在我家的厨房门外，直等我开门打开。开门后，胆大的豹仔从我家后门进入厨房，溜达到客厅，又徘徊到后门外，往复数次。谨慎的虎仔却不敢往前，只远远地蹲守、注视。饭后，因没什么鱼渣肉骨头，只能盛了一口热饭，给它们吃吃。看着它们用行动诠释什么叫狼吞虎咽，什么叫津津有味，不知是否能感知人间还有温情在。绝大多数的动物，从小自食其力，最大的快乐便是温饱。时间一长，我便发现，这两只性格迥异的野猫幼崽，每天饭点，必风雨无阻，非常准时地蹲守在厨房门外。若是门内一有动静，它们便活跃了起来。特别是那只豹仔，只要厨房门一开，就会溜进来，每每吓也

吓不跑，赶也赶不走，还喜欢在你的腿上鞋面蹭蹭，以示友好和对你的亲昵。可时间一久，你每迈一步，都被它缠着，又怕踩到它，便有点烦了，无奈，只能硬把它赶出去。每每赶到门口，它还脸皮厚得不行，一个屁股对着你，把一条腿挂在门槛上（让你没法关门），回头讨好地看着你，对你不停地亲昵地叫唤着，一时都让人产生了错觉，这分明是一个未长大的毛头孩子，哪里是一只野猫啊！把豹仔赶到门外，它还赖在门口不走，一屁股坐下，尾巴像一条黑蛇，盘在屁股周围。等你端着盘子出来，它便腾地立了起来，长长的猫尾直立，最末端那一撮深黑色的长毛，像一把兵器，看起来特别威风神气。但你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它的性格与此截然不同，用宁波话讲有点“戆大”，它好似没什么防备之心，爱亲近人，更不怕人，因此动作看起来也相对迟缓一些，给人的整体感觉呆呆的、萌萌的，有点讨人喜欢。但在这野生环境中，却不利于它的生存，特别是碰到坏人。而虎仔就相对机警很多，不黏人，更不主动靠近人讨好人，甚至在喂食的时候，它也小心提防，人一旦靠近，就立马跳开，以防被人捉了。可能它亲见了父母被捉被害，又或是天生的性格使然吧。因此，每次喂食，豹仔爱亲近人，它喜欢蹭你，也喜欢你爱抚它。我每每用鞋子轻轻地爱抚它的脊背，它总很配合地顺从着。又过了一阵子，终于有一天，我开始发现虎仔不见了。一家人都在

议论，觉得豹仔都还在，它应该不会出大问题，总觉得过个三五日会回来，像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可我莫名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第三天，终于听奶奶说，它死了，是在附近的一条马路上，被一辆车子活活压死的。我本以为虎仔能活得更久，不论是机警的性格，还是强健的体魄，都比豹仔强，可没想到，世事难料。又过了一阵子，我家只要人在，几乎厨房的门大开。那天到家，我便感觉家里空荡荡的，像是少了什么，细细回想，才发现没看见豹仔，隐隐地便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而我总希望这个预感是错的。没想到吃完饭，我照例去喂猫，老爹说，把吃的倒垃圾桶里吧，那猫死了。我一下就愣住了，没想到自己的预感是对的，更震惊的是这么老实的猫，几乎天天待在我家附近，怎么就突然没了。老爹看出了我的疑惑，说它今天不知咋的，跑到大马路上，被两条狗群殴咬死了。得知此事的老妈，感慨道：“多好的猫，每次门一打开，都要来蹭蹭，猫虽小，但也能把老鼠震慑到。”就这么死了，她一边不愿相信，一边又感慨太可惜了。她不停地说：“这傻猫，啥地方不好去，怎么会跑到大马路上去呢。”可能略长大的豹仔，想去外面看看新世界，可它的父母却来不及告诉它，外面的世界处处充满危险。这一只只野猫，静悄悄地来，悄无声息地离开，未曾留下什么，似乎只有岁月记得，它们曾来过。

■奉人纪事

堂叔的故事

江一曼

我有个堂叔，出生于1933年，是我叔公长子。封建社会，历代皇帝将第一个儿子立为太子，所有利益都倾斜于太子，这样上行下效，老百姓第一个出生的儿子就占优势了。不但从小各方面受到更多关怀，长大了就连分家产也是特别丰厚。封建社会男子一生该有三个目标：造房、娶妻、得儿子。实现了这三个目标，一生愿望就算实现了。我叔公得了儿子自然十分高兴，精心培养。而堂叔的弟弟妹妹可得不到这种优待了。鱼靠水养，人靠培养。堂叔长大后果然能力出众，气度不凡。堂叔长得虎背熊腰，强壮有劲，头脑灵活，读过四年小学，有了文化，在当时可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了。二十岁那年，我叔公在邻村给他娶了个媳妇，成了家，次年得了一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民公社三级制，即公社、大队、小队，小队内成员称为社员。我村分为七个小队，每小队约30户。堂叔身强力壮，又有组织能力，常带部分社员一起出工。堂叔与队长年纪相仿，两人志趣相投，肝胆相照，义如关张。由于堂叔性格开朗豪爽，家中房屋又宽敞，每当晚饭后，大家一起在他家喝茶聊天，谈谈当日工作、生产成果得失和次日的生产计划。社员们同商量、同出工、同分报酬，俨然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大家庭。有一天，我堂叔突发奇想，提议建造小队间，大家一拍即合。当时，村屋地基所有权归生产大队所有，小队自主经营。事不宜迟，小队里的社员们立马分工合作，整地基买砖石，上山砍竹伐木，请泥工木匠。没过多久，在村内紧靠大路、交通便捷的最佳地标处，一排崭新的五间平房拔地而起，队内社员个个欣喜不已。从此，室外劳动的社员把收获的竹子、木头、柴、笋、蔬菜等都可放在小队间集中。要购买或领取的社员可向小队间管理人员购买、领取。室内加工成员可在队间内劈竹蔑、编土箕、绑扫帚等。原料可就地取材，产品可室外堆放。到了晚上，记工员在小队间要给每个社员记当天工分。队长也到小队间给室外社员布置明天的工作任务。有了小队间，对促进小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了这排房子当站点，仿佛渔村有了港口，小队社员们满怀希望地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建造小队间在当时奉化是第一家。其他小队见了，迫不及待地争相模仿，不久，队队都有了小队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棠岙村的产业主要是培育竹山，砍竹做蔑器，春季卖毛笋，除此别无其他副业。那几年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和居民户子女上山下乡加入农村生产队劳动，他们毫无务农经历，队长安排工作越来越难了，堂叔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如果不把这批劳动力安排妥当，农村也会坐吃山空的，堂叔先后数次拜访了县造纸厂厂长，探听纸业行情，虚心求教，商讨销路。在厂长的热心帮助下，堂叔好好筹备了一番，随后找上了队长。队长说：“造纸，我全外行，这事就全盘委托于你吧，要原料，山上有嫩毛竹；技术和工艺，社员现成都有。”这样，棠岙最初的造纸厂雏形就诞生了，作坊场地朝南向阳，冬暖夏凉，装载嫩竹的手拉车可直通工地，山泉水又终年不涸，可直接引入作坊，这些都是造纸必备的条件，这个踏破铁鞋无处觅的造纸地理位置，仿佛是上天早就为棠岙人准备的。其他的小队受到这个样板的启发，纷纷效仿，一家家造纸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各队社员都勤劳肯干，各位队长都励精图治，没几年，家家都有了不错的收入，整个大队呈现出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美好景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民除了集体公有的土地外，另有一些耕种的自留地，土质好、水源方便的都被改造成了水稻田。由于精耕细作，往往稻米产量很好，社员们的温饱已无后顾之忧。而小队集体所有的几亩水稻田，由于日照时间不足，往往投入成本多收成少。此时，堂叔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提出种棉花。那年棉花长势喜人，还在生长期，有的竟然有一个七八岁小孩那么高，这既是第一年生地种植之故，更是在堂叔的带领下大家勤劳的结果。然而，当时公社有规定，稻田只得种植水稻，不得另作他用。队长受到了训斥。板子打在队长身上，痛却痛在堂叔心里，村人皆知这主意是其所出。此事令堂叔承受了很大的打击和压力。但而后几年里，堂叔的致富梦想终于在各家各户中实现了，那时娶媳嫁女都要备新花棉被，并且越多越显示家境殷实，孩子、大人冬天都需要添置保暖棉袄，棉花是很紧缺的物资。机会来了，种子现成有；经验，生产队里前几年已学到了手，大家纷纷在自留地、旱地里种起了棉花，几年下来，家家户户都备足了棉花。时光荏苒，眨眼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开始分山到户。堂叔虽年已半百，却宝刀不老，他培育毛竹经验十分丰富，加上吃苦耐劳，毛笋届届大丰收，且毛笋价格高涨不落，竹山几年经营下来，收入足以在城里买套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毛笋价格回落，堂叔年事已高，竹山承包给年轻人去经营。出谋划策了半辈子的堂叔像一艘坚韧的小船，搏击在时代的浪潮中，用智慧和胆魄带领“同船”的队友谋求属于他们的幸福。

光阴如箭，一晃人老，堂叔在87岁那年，忽如远行的客人，永远地离开了他青春年时期热血沸腾过的棠岙，他深情爱过的棠岙村民。回顾堂叔这一生，当真可赞一句，了不起！

